



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罗尔斯(上图),在康德面前,谦逊得像个小学生。

如何阅读经典?

马华灵

什么是经典?哲学家、知识分子、大学教师通常告诉我们的答案是,经典就是那些伟大思想家留下的伟大作品,是我们一生都无法绕过,也不可错过的人类思想遗产的精华。所以,经典著作常常被大学教师列入必读书目。几年前,Quartz网站发布了美国顶尖大学必读书目排行榜。必读书目的前十名分别是:1.柏拉图《理想国》;2.霍布斯《利维坦》;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5.斯特伦克《风格的要素》;6.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7.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9.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除了排名第五的英文写作工具书《风格的要素》外,其他九本都是人文社科经典著作。

可是,一般人的印象却是,经典就是那些必读却又不想读,就算读了也白读的天书。为什么呢?一是经典不好读。这些书大多年代久远,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而我们对那些遥远的过去又没有充分的背景知识,所以我们常常难以进入其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我们不一定清楚作者要回答什么问题,作者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多重要。正是如此,我们会怀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太低了,居然连这些都读不懂。二是经典读不懂。就算我们平心静气下大功夫去阅

读这些经典,也可能人宝山却空手而归。这些书通常晦涩难懂,一句话可能就有多种解释空间,而学者之间又难以给出确切无疑的定论,因此初学者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三是经典不实用。即便我们读懂了,我们也觉得这些天书没什么用,读不读一个样,纯属浪费时间。我们当然可以自我安慰说,我们是在不懈追求“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可是,我们凡夫俗子的灵魂却常常安顿在柴米油盐之上,我们不得问:读这些书可以帮我找到工作吗?可以帮我解决一日三餐吗?可以帮我还贷款吗?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阅读那些无法触碰心灵的经典呢?

阅读经典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而不是傲慢的。我们不能因为读不懂经典,就假定经典是歪理邪说,是胡说八道。我们且来看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是如何阅读经典的:“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要比我聪明得多。要不然,我为什么要浪费我和学生的时间去研究他们?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看到了某个错误,我就假定这些思想家本人也看到了,而且必定已经处理了这个错误。但是在哪里呢?我要寻找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我本人的。有时候他们的思路是历史性的:在他们的时代,这个问题无需提出,或尚未提出,因此无法在那时得到充分的讨论。抑或,我忽略了或者还没有读到文本的某个部分。我假定他们从来不会

犯下明显的错误,至少不是重大错误。”(John Rawls, “Afterword: A Reminiscence,” in Juliet Floyd and Sanford Shieh (eds.), Futur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27)

大约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曾经查阅了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档案,其中收录了罗尔斯生前的藏书。罗尔斯收藏了4本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一本是德文本,另外三本是英文本,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三本。他为什么购买了三本一模一样的书?因为另外两本已经被他读散架了,他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在书里面做了大量旁批。当我看到这几本书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我难以想象他到底读了多少遍才能把书读成这样。要知道,罗尔斯可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而在康德面前,他谦逊得像个小学生,恭恭敬敬地聆听康德的教诲,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他是以学习的心态认真对待前辈的思想遗产的。

我的朋友周保松教授以研究罗尔斯著称中文学术界,他曾经讲述过他的一个类似经历。他在学生时代曾经在牛津大学旁听过柯亨(G. A. Cohen)的一门课,他说:“第一天上课,我坐在柯亨旁边,见到他的桌上放了一本《正义论》,是初版牛津本,书面残破不堪。他小心翼翼将书打开,我赫然见到六百页的书全散了,书不成书,每一页均密密麻麻写着笔记。那一刻我简直呆了,从这知道书要这样读。我当时想,连柯亨这个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哲学大家,也要以这样的态度研读《正义论》,我如何可以不用功?!”(见《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第二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第302—303页。)

没有激活的经典就不是经典。经典难读是因为我们没有激活经典。如果经典没有被激活,那么经典就不是我们的经典,而是别人的经典,对我们来说就等于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那么,如何激活经典呢?我个人认为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还原作者所在时代的语境来激活。如果我们真正读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要求我们去了解《理想国》相关的背景知识。例如,柏拉图何许人?他的成长背景、性格特征是怎样的?柏拉图为什么要以戏剧的方式来写作?《理想国》是在什么时代创作的?柏拉图创作《理想国》的时候,希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怎样

的?《理想国》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那些人的生活背景是怎样的,跟剧中人的性格特征是否有出入?我们读不懂《理想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些背景知识。掌握的背景知识越多,读懂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种是用读者的问题意识来激活经典。读者不是盲目地为了读经典而读经典,而是带着问题去阅读经典,这样的阅读感受完全不一样。你心中有困惑,有思考,有想法,希望从经典阅读中解答心中的困惑,回应心中的所思所想。这样,当作者所讨论的问题和读者所思考的问题相遇的时候,两者就会碰撞出火花。如果你特别关心教育公平问题,你会思考柏拉图所倡导的教育方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如果你特别关心女性的地位,你会担忧女性在《理想国》中的处境。你用你的问题意识激活了《理想国》的问题意识。

激活经典后,我们还需要重要的二手文献来辅助我们阅读,这是经典入门的最佳方式。许多学者花了一辈子的心血细致研读了一两部经典,他们所写的解读作品无疑是我们走进经典世界的最佳向导。如果读不懂阿里斯托芬的《云》,不妨试试阅读 Rhetoric, Comedy, and the Violence of Language in Aristophanes' Clouds(中译本:《雅典谐剧与逻辑斯:《云》中的修辞、谐剧性与语言暴力》),这本书按照《云》的文本顺序对这齣戏剧的整个结构进行了梳理与解释,非常方便我们把握《云》的文本脉络。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有类似的导读作品,例如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系列。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配上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Plato and the Republic,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可以配上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Aristotle on Ethics,洛克的《政府论》可以配上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Locke on government,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配上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Rousseau and The Social Contract。这套书的特点也是按照文本的顺序来逐步梳理经典的逻辑结构。独自摸索阅读,到头来可能事倍功半;而这类工具书辅助阅读,则可能事半功倍。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不妨组织读书会一起阅读经典。我个人建议读书会不要采取提前阅读+现场讨论的方式。按照我以往

组织读书会的经验,这种读书会模式通常难以继续。一开始大家还会用心阅读,读了几次后,不少人就干脆不读了,直接来现场听,最后甚至就不来了。我推荐的读书会模式是,现场轮流逐字逐句阅读,然后梳理文本结构,并讨论疑难问题。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大家可以无负担地前来参加读书会。提前阅读,来现场后可能就遗忘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场阅读,所有感受都是鲜活的,不会出现遗忘的问题。而且,读书会的参加者最好都是水平差不多的同龄人。如果有一个在知识上足以碾压其他人的老师或者专门研究者在场,最后的结果是读书会变成讲座。他讲,其他人听,根本没有平等讨论的机会。没有讨论等于没有参加。

如果穷尽了以上方法还是读不懂那些经典,还是对那些天书没有感觉,那就放弃吧。没有什么书是非读不可的。曾经有人问我,死活读不懂经典,应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如果读不懂,可以先不读。书与人,也是讲究缘分的。有些书虽然经典,但是这些书所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你所关心的问题,你不一定能够进入这些书的内在理路。等到未来你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你的问题意识跟这些书的问题意识有了一定的重合,或许你就豁然开朗了。坦白说,我几年前也读过《启蒙辩证法》,我不懂德文,所以我先读的英文本,完全不知所云。接着,我又找了中文本对照,还是不知所云。后来,我就直接束之高阁了。我想过几年完成我手上的研究,开始真正研究启蒙的时候,我重新去读。再比如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我也是不明所以。许多经典著作跟我无缘。我一开始沮丧,后来就想通了。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三四部经典,这三四部经典,你是要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日后,你每次思考问题,都能从这三四部经典中获得启发与灵感。所以,你要找的就是这三四部经典。这三四部经典,你一看之下,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其中的许多观点都击中了你的心灵。你会在心里想,这就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困惑所在。至于其他经典,未必是你的菜,且待来日。不怕你笑话,至今我也没有翻过康德的三大批判。因为他所研究的问题,并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哪一天我的问题跟他的问题勾连起来了,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翻开他的著作。这是我的想法。”

作为“活的学问”的东方思想

▲上接第22版

田口先生一边说着井筒的学问,一边拿出井筒的英语著述,正是寒斋也有的那本 The Structure of Oriental Philosophy,是井筒俊彦在埃拉诺思会议上发表的英文论文集。田口先生说很希望中国读者能够读到井筒的著作,他强调井筒代表了日本二十世纪东方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准。对此,我作为读过一些井筒俊彦著作也读过一本研究他的厚厚专著的中国找跟井筒俊彦有那样学贯东西的大家,同时代的概可以举钱锺书先生和金克木先生,那就广博而言,窃以为井筒超过这两位笔者非常景仰的大家。田口先生说读了井筒的书,对东方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对他的浩瀚学识惊叹不已,说他是语言天才,经典都读原文,有无穷的求知欲,见识卓越,令人佩服,大概今后不会再有那样的大学者出现了。田口先生回忆听井筒讲课,说他把很多思想与知识都串起来讲。比如井筒是伊斯兰文明的大家,但是他在讲伊斯兰教的时候能提到伊斯兰教跟佛教的相通之处,所以听他讲课妙趣横生,就是思想与学问的飨宴,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如今再也没有那样的讲课了。另一位田口先生推荐的则是在中国也很知名的铃木大拙,他说这两位是给他最多启迪和教益的二十世纪日本思想家。

了解日本思想文化的经典

除了上面两位现代的大师外,我还请田口先生推荐了几本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思想文化的经典。田口先生推荐的一本世阿弥的《风姿花传》,另一本是冈仓天心的《说茶》。世阿弥是日本中世纪猿乐大师,

有很多作品传世,《风姿花传》则是他的戏剧理论著作。冈仓的著作早已有多中中文译本,不用说是介绍日本文化的名著。田口先生读了这两本书对理解日本很有帮助。还有一位他介绍的思想家是中世纪的佛教思想大师道元。道元来南宋取过经,他的《正法眼藏》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经典。在田口先生看来,道元是日本思想传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虽然世人通常把道元看作是日本曹洞宗的开山始祖,日本禅宗的代表性人物,田口先生说道元本人从来没有那样区别过,他说自己讲的就是佛法。田口先生认为要了解日本的佛教,道元是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我记得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也写过道元,对他的思想很重视。田口先生说铃木大拙虽然是以研究临济宗著名,但是他也深受道元的影响。

讲到这里,田口先生问我,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和内村鉴三的《代表性的日本人》在中国有读者吗?我说前者已有中译本,后者似乎还没有。顺便插一句,内村是丸山真男的老师,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原繁在基督教方面的老师,也是对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丸山真男在《忠诚与反叛》里也有写内村的论文,也很值得一读。田口先生说《武士道》和《代表性的日本人》虽然需要批判性阅读,但这两本书对了解日本思想文化的概略很有帮助,是很好的读的著作,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

田口眼里的西方思想家

听完田口先生对日本经典名著的介绍,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田口先生这些年来研读、宣讲东方思想,强调东西方智慧的融合,那么受

过哪些西方思想家的影响?田口先生说:“太多了,主要有荣格、海德格尔和马斯洛。受荣格的影响并非荣格对东方的研究,而是他的分析心理学。至于马斯洛,则是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的心理学有对人性的正面研究,比如他提出了“巅峰体验”的概念,对我理解人性影响很大,也是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之一。而海德格尔则是对我研读东方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我觉得读了海氏的著作后,感到海氏是很东方的思想家。所以西方思想家如何看东方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德格尔了。”说到这里,我提起海氏曾经跟萧师毅一起翻译过《老子》的事情,田口先生说他也知道,那正是给他关于东方思想启蒙的一部经典著作。

说老实话,听到这三个人名时,荣格和海德格尔我不惊讶,惊讶的是田口先生说荣格对他的影响不是来自于他关于东方文明的思考,而是分析心理学。更没想到的是还听到了马斯洛的名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读过的一部马斯洛传记和收在《人的潜能和价值》里的心理学论文。我对田口先生说,中国也翻译介绍了这三位思想家,都有很多读者,海氏更是经久不衰的大热门,跟日本一样。日本是世界上除德国外唯一一个出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国家,研究论著更是汗牛充栋。

看了一下表,时间已经超过预定的两个小时了,刚要说再见,我想起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田口先生向中国读者推荐两本他觉得应该读的中国经典。他说最近正好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大学》的,另一本是关于《尚书》的。田口先生说,从日本看中国,中国有悠久而丰富的文明传统,包括四书五经在内,值得我们重新好好阅读,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传统。因为

那些经典讲的都是关于人的根本道理,从今天的角度去读,经典会焕发新的生命,古老的传统甚至会变成一种非常先进的思想。我说近来中国也有很多人对国学感兴趣,想了解本国传统的人越来越多,您的建议很及时。

重读井筒俊彦的感想

网上采访结束后才过两天,就收到了田口先生寄来的两本精装新书:《(书经)讲义录》和《通过〈大学〉学习人学》,出版社都是以出版跟人学有关的著作而知名的致知出版社——这家创建已近半个世纪的出版社也出过好几本经营管理大师稻盛和夫的著作。被作者的盛意感动,马上就打开来阅读。看到《通过〈大学〉学习人学》目录里的第三讲《维新的精神》有个小标题是《把新冠疫情期间作为重塑学问、调整人生观的时期》,就跳到这一节读了起来。在这一节里田口先生写到,新冠肆虐,似乎没有终结。可老闷闷不乐也不是回事。他就想,也许是老天让我们好好学习也说不定。于是重读年轻时读过的东方思想经典,竟然有很多收获。以前没有读懂的地方读懂了,理解也加深了,心情也因之愉快了许多。所以在被要求尽量少出门的时期,倒不如视为学习的良机,读些平时没有时间读的经典也好。这一段还特别提到横井小楠和佐久间象山,说这两位为近代日本指明了方向的豪杰之士其实一生中被蛰居和被禁足的时间很长,正是在那些失意的时期学问见识大进,可以说是磨难造就了他们。把读儒家经典跟新冠疫情放在一起谈,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阅读经典,让我想起了访谈中田口先生好几次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活学

活用,读书做学问要有源头活水。尤其东方思想这样的古老学问要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检验,这样才能避免东方思想给人以古色苍然的感觉,古老的思想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帮助大家思考现代的问题、做生命的学问。

因为田口先生的热情推荐,我翻出了好久没有读的井筒俊彦的代表作《走向意义的深处:东方哲学的水位》。里面有写德里达的犹太性的,也有写庄子的浑沌的,篇篇诱人,一时不知道该读哪篇,就先读了第一篇《人的存在的现代状况与东方哲学》(1979年发表),原文是用英文写的长篇文章。好久没有读井筒的文字了,的确视野宏阔,见解深刻。不仅谈到东方哲学跟现代物理学关系,还使用了卡尔·波普尔的 framework 这个概念来谈不同文明的结构,伽达默尔的地平融合概念,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概念,甚至现象学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尔茨关于存在世界的“日常悬置”概念也都很自然地出现在他的论文中,东西方思想在他的论文里不分轩轾,各显神通。井筒俊彦提到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同时导致“一样化”与“多样化”,人,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自我异化,严重的甚至丧失自我,而东方哲学自古以来就是把自我异化问题作为跟人的存在相关的重要问题来探究的,所以在面临现代性带来的危机时,把关于自我的东方哲学的视野引进来,可以激活东西方对话的能量,是很有效也极其有意义的方法。几乎一口气读完他四十多年前谈全球化危机的文章,竟然毫无过时的之感,反而感到很新鲜。他的学问太浩瀚了,在此我无法一一详细介绍。读完这篇让我感觉的确印证了田口先生的推荐词:井筒俊彦代表了现代日本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准,也许可以为一百多年来困扰我们的东西文明问题提供新的思路。